

疫情之下中小企業生死時速

外省工人難復工 防範疫情成大考 上下游產業陷癱瘓



■哪怕已經復工，接下去的路依然困難重重，黃百川（右）擔心自己與上下游企業能否一起跑贏「戰疫」，還是共同「休克」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



■黃百川為了自救，購買口罩生產設備，生產口罩自用以滿足復工需求。圖為其口罩生產現場。受訪者供圖

抗擊 新冠肺炎

辦廠經商幾十年，港人黃百川（化名）在2020庚子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。2月12日，經過艱難的溝通協調，他的工廠開始復工。新冠肺炎疫情仍在繼續，雖然復工，但黃百川與內地的中小企業主一樣，接下去的路福禍未知，到底能不能跑贏這場「戰疫」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
蔣煌基 福建報道

車駛入位於福建泉州的某開發區，道路兩旁廠房林立，但空無一人，若非偶然有其他車奔馳而過，讓人恍如時間停滯了。見到黃百川，他戴着口罩，頭髮花白，胸前掛着一個神秘設備。「朋友知道我大年初十要回內地特意送的，日本產品，能在一米範圍內殺死病菌。」他說。

僅90多人到崗

往年正月初七前後，黃百川就開始四處招工，那是他每年過完春節最為重要的一件事。黃百川的工廠生產包裝專供出口，在福建有四

個工廠。作為總部的工廠原有300多名員工，但12日當天也僅90多人到崗。「今年都不敢招工。」前腳剛走的當地官員告訴他，非重點疫區的工人可以招，這讓他有點喜出望外。

有十來個未返鄉的外省工人，就在黃百川工廠附近租住，為了防控疫情已被房東限制出入，更不能到崗返工。「都被『關』在出租房裡。他們村規定，若工人出去，出事了房東要負責。」村裡每個路口都設卡，非當地居民不得出入，「這個時候，哪怕是一個工人，對我來講都很珍貴，何況有十來個，就在附近卻不能返工，乾着急。」

黃百川的四個工廠有800餘工人，約七成都來自江西、四川等地農村。他提出，不管花多大代價都要千方百計讓工人到崗，但一些外地員工的老家遭封城、封路，甚至存在比較普遍的恐慌心理，導致黃百川今天的復工並不樂觀：「工人出不來，出來了也進不了住的地方。」

封村限制人員出入並不是個例。自疫情發生後，河南、河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湖南、福建等多個勞務輸出大省的地方村鎮就開始實行封村，對外地回鄉人員勸返、對轄內居民限制出行。

自救生產口罩

像黃百川這樣，內地有兩千多萬家小微企業和六千萬的個體工商戶，佔據90%市場主體，貢獻了全國80%的就業，70%的專利發明，60%的GDP和50%的稅收。如何防範復工後可能的疫情風險，成為這些老闆們始料未及的生

存大考。

在黃百川工廠車間內，消毒水的味道略微刺鼻，工作台上稀鬆的到崗工人都戴着口罩。「我回來第一個頭疼的事情就是口罩。買回來的口罩貴，更擔心質量不過關。」3天前，雖然還不能復工，但黃百川咬咬牙，購買了一套設備，自己生產口罩，保障自己員工需要，「只能自救。現在一天能生產3,000個，平均一個一塊錢（人民幣，下同）。」

儘管黃百川的工廠一年產值約有1億，但純利僅5%。還未恢復造血，又面臨新增開支，讓他有些心慌。他說，待工廠正常運轉了，他會多發一些補貼給工人，但前提是能跑贏這場「戰疫」。如今，他擔心，因為復工不理想，對於他這樣的出口型企業，將面臨交貨延誤及其帶來的嚴重後果。

產業鏈幾近癱瘓邊源

黃百川的產品有70%出口美國，中美貿易戰開打至今，銷美產量下降了四成。為此，他積極培育歐洲市場。「雖然全世界都知道目前中國的疫情，也給了我們適當延期。但延期到不能延的時候，只剩兩個選擇：要麼接受比海運昂貴非常多的空運，要麼接受客戶流失。」黃百川說。

眼下，黃百川的原料儲備僅能維持一個月。上游復工時間無望，而出口貿易也正在遭受不公待遇，不僅航運班次削減，亦有嚴格管制。「我考慮的不僅是我自己，我需要考虑我的上下游能不能活下去。」他擔心，上下游若掉鏈子，整個產業鏈每一環都將「休克」。

轉移東南亞難上加難

近些年，內地企業轉移東南亞的新聞，頻頻見諸報端。一直飽受招工難困擾的黃百川卻認為，對中小企業而言，轉移東南亞並非像「樹挪死人挪活」一句話那麼簡單，尤其想在這次疫情中轉移東南亞實現斷尾求生，更是難上加難。

黃百川分析，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工廠，一方面是國家這些年科技的進步和成熟產業工人，支撐了穩定的產品質量。另一方面因為中國物流發達，能夠為出口型企業提供足夠的準時交貨保障。反觀東南亞，物流業相對欠發達，出口型企業若不能準時交貨，將面臨違約甚至破產風險。

「東南亞的物流太難了。我們的包裝生產比較繁瑣，生產環節比較多，涉及的原料也多。哪怕我們的工廠就在東南沿海的福建，都出現過等原料生產的情況，如果貿然轉移東南亞，只能是找死。」黃說，這些年就有一些身邊同行轉移到東南亞，最終全部折戟，「他們為了支撐東南亞的發展，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精力，導致內地的生產萎縮甚至荒廢，而東南亞的發展又受到了太大限制。」

如果失敗了就回不來了，等於一切都要重新開始，這對企業來說風險太大了，他說。

港企：深港團隊難銜接 復工困難重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）對於港資企業，除了嚴格的報備審批之外，還有香港員工無法過境深圳，兩地團隊無法銜接的難題。香港鈞濠集團（HK0115）控股股東、深圳708090創客匯創始人曾義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自己管理的兩間公司都已經向深圳政府部門提出了復工申請，目前正在等待批覆。

他說，目前公司香港籍和湖北籍的員工都無法正常工作。香港籍的員工是因為特區政府規定入境深圳之後再回香港需要隔離14天，而湖北籍員工則因為封城和深圳對於疫區人員的隔離規定，必須要強制隔離。

中小港企盼政策紅包

諸多港企都同樣面臨人員無法到崗的情況。港人吳舒景所在深圳的創業公司搜飾盒成立不到一年，目前業務跨香港、深圳、廣州和茂名等多地，他表示，復工最大的障礙是特區政府的隔離政策完全阻斷了兩邊的人流，深圳開工後，香港的同事無法過去。

「深圳市政府對於企業有一些政策紅包，比如減租和減稅，但這些大部分還是國營的物業可以享有。許多中小企業其實難以享受到。」採訪中，吳舒景提及盼望深圳政府的政策紅利能夠更多惠及中小企業。「畢竟，中小企業的現金流更緊張，抗風險能力更差。」

專家：深行政指引發揮作用

公共管理專業教授、原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創院副院長馬敬仁表示，在疫情防控中，深圳及時有效地使用行政指導的方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。他介紹，在日本、香港，行政指導都是一種比較流行的做法。疫情發生以來，深圳根據疫情的變化，及時發佈各種公告和指引，包括如何防疫，如何居家隔離，企業如何復工等，體現了政府的服務意識，也對市民防疫有很好的指引作用。

馬敬仁還表示，深圳的社會組織力量在全國名列前茅，防控疫情發揮了重要作用，深圳的社區管理者中，也有許多社會組織參與其中，讓活動能夠很快落實，這些都是深圳的優勢所在。

跨境業務停滯深港商心急如焚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）受新冠肺炎的影響，港府自2月8日開始實行，返港港人和內地客等入境均需隔離14天，對此，許多港人和港企表示理解。不過，受疫情的影響，一些居住在深圳港企老闆和高管等紛紛期盼此次疫情能夠早日結束，有港商感嘆無法回港看病和辦理銀行業務等。

深圳港企、東捷運通集團董事長黃鵬表示，他們從事國際航空快遞業務，將大灣區貨物運送到香港機場出口歐洲和東南亞等地。現時他想到香港銀行辦理業務，因為銀行要求本人親自去簽名和蓋印，才可以處理一些款項安排和金融服務，因礙於14天隔離，他只得放棄，自己腸胃不免受到影響。他表示，自己腸胃不舒服，想到香港就診或覆診均難以實現，但他畢竟數十年來都使用香港醫療服務，既是習慣也是一種信賴。此外，他父母分別已有八十歲和七十歲，均需要他照顧，他想回香港探訪卻不能遂願。一些在香港舉行的會議他也沒法參加。他期盼此次疫情能夠早日結束，以讓其公司業務能夠正常進行，可以返港看病



■黃鵬表示，他期盼疫情能夠早日結束，感嘆自己無法回港看病和辦理銀行業務等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和看望父母。

從事塑膠生產的港商何廣健表示，他媽媽和多位哥哥都在香港，許多朋友也在香港，他想回港看望他們，但是卻擔憂14天隔離，只得等疫情結束。前海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表示，他現在只能視頻和微信與前海同事聯繫，只有等到疫情結束後才能回前海，與同事進行工作交流和新任務的安排。

港企中港通高管楊先生表示，疫情對他們跨境客業務影響巨大，香港14天隔離政策實施後，他們基本都沒有客流，公司上百輛跨境巴士只得停運，但所有員工薪水仍要照常支付。他同樣期盼疫情能夠早日結束，公司免得遭受巨大的影響和衝擊。

防控承諾書流於形式

「當地政府要求我們簽疫情防控承諾書，保證風險和責任自擔。」這份承諾書要求「企業確保不出現疫情。」但黃百川認為，這明顯是形式主義大於實際效應。「官方此前說法是新冠病毒潛伏期最長為14天，後來又有說是24天，甚至40天。簽了這個承諾書，能承諾什麼？會不會出現情況，誰能夠保證？專家都說不準的問題，我們做企業的能有什麼辦法？」

抱怨歸抱怨，黃百川仍然詳細按照要求，每天整個廠區兩次消毒，工人全部佩戴口罩。雖然2月11日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公開表態，將嚴格制止簡單粗暴方式限制企業復工復產的做法，但現實是，

村口的一條簡易繩索，就能將工人攔住。

部分基層做法過猶不及

為了今日復工，黃百川着實耗費了無數心力。而黃百川的員工中，有幾名就在這次重點疫區。

「整個春節他們都沒有回老家。」但基層工作人員根本不聽他的解釋，擔心這些員工在此期間是否有與老家親戚朋友有密切往來，索性不讓黃百川整個工廠復工。黃百川認為，往好的角度思考，基層小心謹慎是好的，但做事是否科學值得商榷，甚至可能根源在於怕擔責。

「拋開這次疫情，這些年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中央的開明，但如何讓中央的精神貫徹落實到地方，這個過程中有的人怕事乾脆什麼都不做，有的人則有了借口而把要求層層加碼，過猶不及，讓我們做企業的很痛苦。」黃百川說。



■道路兩旁廠房林立，若非有其他車，都讓人恍如時間停滯了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